

蒐書記

sōu

shū

jì

辛德勇

著

嗜書廳君子的聚書實錄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蒐書記

辛德勇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蒐书记 / 辛德勇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108-4848-3

I. ①蒐… II. ①辛… III. ①藏书—文集 IV.
①G2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8726号

蒐书记

| | |
|------|---------------------------|
| 作 者 | 辛德勇 |
| 责任编辑 | 李黎明 |
| 出版发行 | 九州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
| 发行电话 | (010) 68992190/3/5/6 |
| 网 址 | www.jiuzhoupress.com |
| 电子信箱 | jiuzhou@jiuzhoupress.com |
| 印 刷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
| 印 张 | 12 |
| 字 数 | 300 千字 112 幅图 |
| 版 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108-4848-3 |
| 定 价 | 6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从小就喜欢读书，但既不是在诗书之家闻着书香生下来的，更赶上了一个极端蔑视知识的年代，结果直到上大学，也没读过几本书。在文化上，是严重营养不良。

“少见多怪”这话讲起来有些刻薄，但不能不承认，其实是很普遍的实际情况。小时候什么书也没看过，就导致上大学、特别是读研究生以后，看什么书都新奇。上大学时，最可怜的故事，是读到杨周翰等先生编著的《欧洲文学史》之后，始按图索骥，一本一本地找各国文学名著看。当看到欧洲中古时期所谓“城市文学”的重要作品《列那狐传奇》时，在图书馆里找不到正儿八经的书，不得已，借来一册《狐狸列那的故事》的小人书，兴致盎然地捧着看，引得班上那些老三届的大哥哥们投来一片怜悯的目光——就像现在我们看那些常年饥饿饿出来的大头娃娃狼吞虎咽地吃方便面一样。

缺啥补啥。于是稍有能力买书，就尽力去买。人干什么都会有惯性，越买，想买的就更多。直到现在，老冉冉其将至，终于明白人一辈子读不了几本书，家里也实在没有地方放了，这才稍稍收手。

买书买得最狂的时候，自然是兴趣最浓的时候。兴致高，买下书后随便翻翻，情不自禁，有时还会随手写下一些东西。世界这么大，中国也这么大，对这些讲买书经历的文字，总有一些人喜欢；还有一些人虽然并不喜欢买书，但也愿意窥视一下别人奇怪的癖好。这样，我就陆续刊发了一些这类文稿。

九州出版社的李黎明先生，对买书藏书，雅有同好。于是，把我过去写过的这类文稿汇集到一起，编成这本《蒐书记》，以便读者集中阅览。对李先生的盛情和为此耗费的心力，我自然衷心表示感谢。

需要说明的是，书名是我自己定的。之所以采用这个现在有些生疏的“蒐”字而不写成“搜书”，是想强调一下“寻觅”的意象。买书，特别是买旧书，并不仅仅是拥有或是占有，更多的趣味，是寄寓于寻寻觅觅的过程之中。这一点只可以与知者道而不可与不知者言。另外，谁的书房里都免不了会有犯禁的东西，至少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读物，要是写成“搜书”，会让我这个年龄以上的人，一看就想到“入室查抄”或是勘验邮包行李之类的肃煞景象，会不寒而栗的。除了对极个别原文的错误做有订正之外，编录在这里的文章，较诸过去，还多增加了一些插图（个别插图也有改换），以增强阅读的效果。

2016年8月6日记

目 录

自序

访书偶记

- 买书的经历与感想……………二
在书市的最后一个秋日里……………一九
落伍的一年……………三四
卖书人徐元勋……………四〇
津门得书偶记……………四八
在斯堪的那维亚买旧书……………五六
天南访书记……………七〇
- 得书东洋**
- 东洋书肆记……………八〇
大东购书漫记……………九二
东京书市买书记……………一六六
有朋自远方淘得好书来……………二四七
-

目 录

藏书杂谈

| | |
|-------------------|-----|
| 藏书要成系列····· | 二六四 |
| 漫谈丛书零本的收藏····· | 二七六 |
| 买残书····· | 二九〇 |
| 牛头、鸡肋与狗屎····· | 三〇五 |
| 花冤大头钱买书读····· | 三〇八 |
| 记我买过的几部影印本古籍····· | 三二一 |
| 《读书与藏书之间》自序····· | 三三六 |
| 行走在读书与藏书之间····· | 三四六 |

读书忆旧

| | |
|------------------|-----|
| 念书非易····· | 三五八 |
| 在老师身边读书的日子里····· | 三六三 |
| 黄永年先生教我读书买书····· | 三七〇 |

» 访书偶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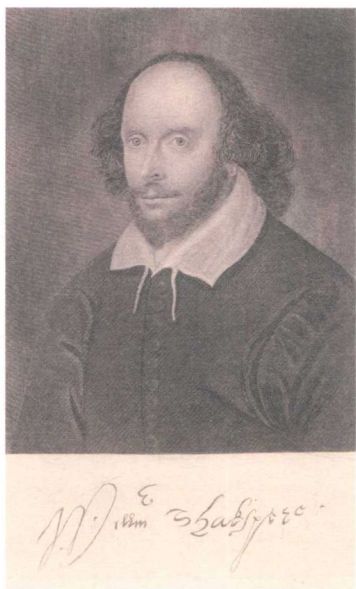


买书的经历与感想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世界读书日”。专门靠读书过日子，已经有很多年了，但这次承蒙孔夫子旧书网和杂书馆的朋友相约，来这里和大家交流，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节日。过去听到有人说，社会一旦为某一类特殊人群专门订立一个节日，这群人的社会地位，往往都不甚美妙，诸如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八国际妇女节、六月末周周日国际同性恋自豪日、一二·三国际残疾人日，等等。这些人群，总是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乃至欺压迫害。像国际同性恋自豪日，本身就是在社会无端蔑视下，才不得不发出“自豪”的宣言。

为到这里来更好地和各位朋友交流，上网查了一下，知道严格地说，所谓“世界读书日”，应该译作“世界书籍与版权日”，它是莎士比亚辞世的日子（同一天去世的大作家还有塞万提斯）。像莎士比亚本人一样，世界上所有书籍的撰著人，不管是像莎士比亚一样崇高伟大的作者，或是那些卑污肮脏甚至罪恶的作者，终究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但他们的著作，通常会比生命更为长久地留了下来，甚至千秋万世，供后人阅读。有人写书，就有人读书。把今天这个日子，称作“世界读书日”，或许能更为直接地体现书籍的价值。

中国过去虽然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说法，广泛流传，但世人传诵这两句话，大多是缘于在以科举选官的年代，只有读书，才能做官。在中国，古往今来，一直这样，有了官位，就有了一切。所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对很多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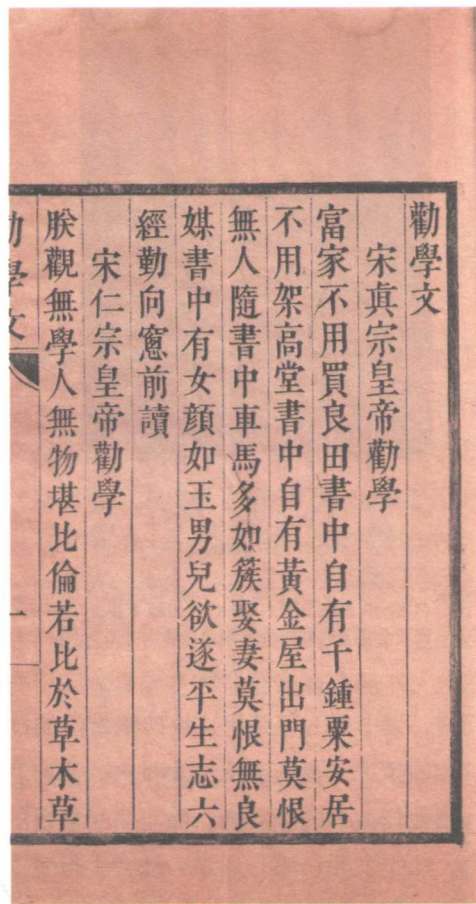


◎ 约 19 世纪 BRENTANO'S 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卷首附作者钢版肖像

说，书只是敲门砖，读书是为习练用这块砖来敲门的技巧。

尽管如此，自古以来，就有那么一小批人，真心喜欢书籍，喜欢读书。喜欢，是他们读书的原动力，除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几乎别无所求。通常，社会上很多人会把这样的人称作“书呆子”。所谓“世界读书日”，应该就是这些“书呆子”们共同的节日。“书呆子”一直是精明人嘲笑、鄙视和愚弄的对象。想起这个月初刚刚经历的愚人节，就好像是世俗精明人等把嘲弄傻瓜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今天一样，一首一尾，前呼后应，至此，画上了一个心满意足的句号。

读书首先需要有书可读。喜欢读书的书呆子，大多也都很喜欢买书。书呆子呆憨的性情，往往是天生的，向学之心，也都萌生于少年。因此，通常也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买书，以至终生乐此不疲。下面，我就和各位朋友，谈谈自己买书的经历与感想。



勸學文

宋真宗皇帝勸學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
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
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
媒書中有女顏如玉男兒欲遂平生志六
經勤向窻前讀

宋仁宗皇帝勸學

朕觀無學人無物堪比倫若比於草木草

勸學文

◎ 清順治刻本《御制劝学文》

我生长在中国东北边地，在文化上，是很荒僻的地方。父母都从事财务工作，但爸爸非常喜欢读书。无奈限于经济状况比较紧张，家里的书很少。小学和初中时期读到的书，大多是借的。大概从高中时期开始，积攒打酱油等剩下来豁免上交的零镞儿，自己买一些书看，但钱很少，能买的书，也很少。印象比较深、而且常常翻看的，是一位名叫李瑛的军中作家的诗集。李瑛的诗，节奏和韵律感

都很强，自己很喜欢这一点，前后买过几部。1978年初考上大学以后，买书开始增多，但钱仍很有限，能够买得的书，同样不会很多。当时买的，主要是中外文学名著，但也开始尝试买一些中国古代文史典籍。

购书数量大增，是1982年初到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读研究生以后的事情。我的专业是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的问题，需要读很多书。为读书而买书，似乎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和其他同学比，我买书的范围，要广很多，这与我兴趣宽泛有很大关系。当时真的是节衣缩食，除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剩下的助学金，几乎全部用于买书。我在西安读硕士三年，博士三年，毕业后又留校工作四年。这十年爆买的结果，是1992年搬家进京的时候，用了一个6吨集装箱，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在这期间买下的书籍（火车站办理货运的人一再说，大多数人搬家，连带全套家具等家当，一个4吨的集装箱都装不满）。

1992年调到北京工作之后，买书的数量，增加更快更多。因为我一直是以在书店买书为主，而北京经营文史书籍的书店最多，旧书的货源也最为丰富。大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书店里的旧书，日渐枯竭，而网上售书一天比一天红火，逛旧书店的癖好，才逐渐减弱；同时，家里又实在书满为患，从而买书亦随之大幅度减少。但想知晓更多的书，读到更多的书，学习更多的知识，这一兴趣，却丝毫没有减低，时而还是要到书店去转转。

尽管年龄日渐增大，但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我一直不愿意回想过去，而是想多向前看，多学一些自己不懂的知识，做更多的研究。因而通常也不愿意谈论过去，特别是以自己的经验，来指点年轻人治学的路径，甚至不愿泛泛地评议他人的研究。但今天谈买书的经历，与谈论治学或是人生，似乎还有很大差别。在这里，只是把过去看到的旧日景况如实转述出来而已。与自己白发渐增相比，书店和大家买书的方式变化更大，确实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我

在这里把昔日的时光讲给大家，讲给各位年轻的朋友，也就像是留住一段历史，留住特定历史时期中爱书人买书的一些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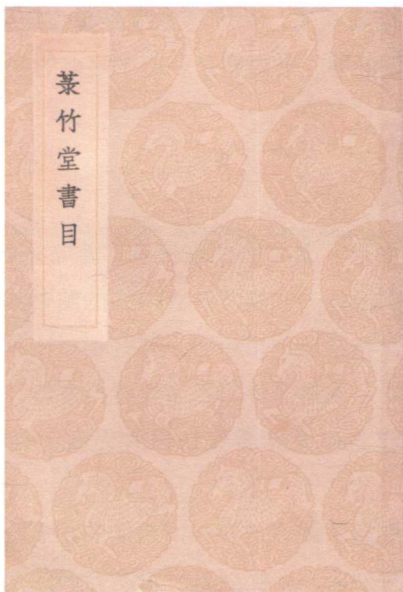
赊 账

看老辈写文章讲，国民党转迁台北之前，经常与旧书店打交道的学者，买书不一定支付现款，通常都可以赊账。约定俗成，在一年中几个大的年节，再来结清。实在周转不开，还可以把书退还店家。当时的店，是自己家开的，信任读者，为购书人提供方便，可以赢得更多的生意。

到我买书的时候，书店都早已是公家的了，而且直到今天，大多依然如此。公家的店，本来不大好轻易赊账。但我买的书，以中国古代文史典籍为主，经营这类书籍，又主要是在古旧书店，而全国各地大多数古旧书店，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以后，大多还不同程度地保留有一些前朝经营的规矩。给比较熟悉的老顾客赊账，就是其中之一。

我逛旧书店，享受赊账的待遇，是读研究生时从西安古旧书店买书开始的。由于常来常往，西安古旧书店的经理张鸣先生，副经理范文先生，慢慢就都熟悉了。看到我这个穷学生挑出很多喜欢的书却又没有能力付账的尴尬情况，就在算清金额后，很爽快地让我自己记住多少钱，先把书带走，下次来时把钱带来就是了。欠了店里的钱，总是尽快凑够书款，赶去店里付清。但书店里总有吸引你的书籍，还钱时又会再选一堆书，赊账带走。还了旧账，又欠下新账。店里照顾我，使我能及时挑选到想要的书，同时也让我给书店送去了更多的钱。结果，是双赢。

西安古旧书店有一个时期，连续整理上架一大批《丛书集成初编》和《万有文库》的零种，很多文史专业的研究生都在抢着买，但大家手头的钱都有限，一次选不了太多，我却由于书店的信任，



◎ 在西安古旧书店购买的《丛书集成初编》

给我赊账，每次都比其他同学要多选很多。这些书，给我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

有一次，和老师黄永年先生很得意地谈起这一情况，说店里对自己很信任，从来都是我自己记下欠款的数目，下次如数付清，给多少，就是多少。黄先生笑了笑说，这是民国时期的老规矩，体现对读者的信任，但书店是做买卖的，不能没有账目。他们是送走客人之后，马上就记录在账簿上，并不是你想给多少都能行的事。

到北京工作以后，时间稍久，北京中国书店的很多家分店，也同样都可以赊账，店家也往往不当着我的面记钱款数目。买书多时，几千块钱的书，打个招呼，也就带走了。这样一来，在常去的中国书店各家分店买书，常常身上几乎分文不带，一逛就是大半天。遇到好书，既可以让店家留出，也可以直接带走，过一两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再付款，都是常事。

像这样在书店里买书，让你感觉很温馨。结果是常去，常买，我得到了更多想要的书，书店则是获取了更多的销售利润。

留 书

各地的古旧书店，对常去的老读者，常常还会“留书”。所谓“留书”，是指店家根据一些慷慨熟客以往的购书重点，在从仓库里整理旧书上架时，有意识地预留出一部分相对比较紧俏的书籍，打电话通知你先来看，或是等你来到店里时再拿给你看，看看这些书你是不是需要。这也就意味着你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一种优先选择权。

这些预留的书籍，或者放在一间封闭的小屋，普通读者实在难以知晓。但也有些书店，店面狭蹙，没有专门的空间，就只能放在书店的某一个角落，或是店中整理书籍使用的桌子下面，柜台下面，以及柜子里面。

有些书友，对此很不满意，以为书店很势利，只给有钱的大买主留书，有违公平交易的原则。因此，总是强自翻动这些店家明示不宜拣选的书籍，看到喜欢的书，甚至强求付款购走。惹得店家很不愉快，甚至撕破面皮，发生口角。

我是个穷书生，一向买不起价格较高的书籍。又因为买书的钱少，往往要在满架旧书中反复拣选，才能选中一两部价格比较低廉的书籍。再加上混得久了，书店知道我懂一点古旧书籍里面的门道儿，总以为我会捡到便宜。所以，即使脸混得很熟了，通常也并不会给我留书。

对此，我并不在意，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公平。店家是在商言商，大买主消费得多，当然有资格掌握更大的选择权。再说店家只是给这些豪客留书。稀少的书都给你预留了，这就是很大的面子，再不会在价格上给你什么便宜。实际上大多与此恰恰相反，往往是



○ 清乾隆年間畢沅校刻《長安志圖》

要敲一敲竹杠的：好书难得，多花一点儿钱，也是应该的——其实这正是店家留书给你最根本的原因。书店不仅要通过这一做法来留住大买家，让你买走更多的书；就是留给你的这一诱饵，也不会随随便便就轻饶你的。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各地的古旧书店，对读书做学问的人，总的来说，是比较尊重的。要是有什么特别需要的研究资料，而不是徒供收藏的精品，只要和一些比较熟悉的店员开口，他们还是会尽量予以帮助的。

例如，有一次和琉璃厂文化遗产书店的小窦师傅谈起，由于我专门做过关于汉唐长安城的研究，若是遇到清乾隆年间毕沅校刻的《长安志》，希望能帮我留一下。结果没过多久，他去虎坊桥“大楼”也就是中国书店的库房提书，看到毕刻本《长安志》中的一册零本《长安志图》，就特别为我留下。因为只是一册残本，价格也没有定得很高，使我有机会将其收入书斋。

现在书店很少去了，小窦师傅也难得一见。但过去多年来徜徉京城书肆，和小窦师傅往往一谈就是很久。他很懂书（这是业务，也是情趣），帮助我很多，这次为我留书，只是其中的一件小事。

小 屋

卖古旧书的书店，往往在面向所有读者的店面之外，还另设有一间小屋。往往是有一位资深的店员，在里面主持。有顾客时，他就接待顾客；没有顾客时，就整理书籍，给书定价等。或者起到这种“小屋”作用的地方，只是库房的一部分，或是办公室的一部分，并没有专人照顾，由经理兼事打点。

这里犹如一处特殊的小店面，遇到一些非常熟悉而又具备较高买书资质的老主顾，让店里看得上眼，就被请到里面，挑选书籍。放在这里的古书旧书，档次相对较高。一分钱，一分货，书的价格，